沈氏弋說

沈氏弋說卷之五

武林沈長卿幼宰　著

蕭山黄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仝評

三代以下人勝三代以上人說

孔子曰行夏之時竊有志而未逮至漢武帝始改元用夏正朔是湯武伊周之心思損益不孝武若也成王聞流言疑周公感風雷之變發金縢觀之乃迎公于東土漢昭帝年十四郎辨上官桀之詐篤信霍光是成王之天資穎悟不孝昭若也召公賢者亦不悅周公而邴魏同心輔政房杜謀斷相資是召公之協恭和衷不邴魏房杜若也今人輒稱三代以上人物而不知三

代以下原自有人善哉石勒之言曰賢智敏達不必華夏聰明才辯不必讀書四海之外五經之表亦自有人也而況三代以下之人乎

好惡說

人之有好惡從我見起則不能肖物而付從人見轉則無眞宰無特操故大學言僻言拂蓋難之也有人于此眇者遇眇者跛者遇跛者憐其同病則以爲悅忌其形已則以爲嫌好惡果有常乎果無常乎染人喜日暄而植新篁者有憔悴之憂耘人喜雨潤而策長途者有泥濘之苦好惡果有方乎果無方乎醉飽之人以酒食爲

地獄誅戮之囚以圖圄為天堂好惡果有據乎果無據乎明知其盜賊也而甘詞厚賄遂謂其情之可原明知其賢聖也而督責提撕反訾其行之已甚好惡果有定乎果無定乎驩者有餘芳壞牆則獨智其子憎者有餘疾竊鐵蓋自造其疑好惡果有涯乎果無涯乎道其恒則琴者人之所悅也而唐玄宗偏不樂聞棋者人之所耽也而蘇子瞻獨不喜着至若陳侯肥敦洽之

醜不以先紅頳艷姿海女逐酷臭之夫不以易臯蘭晦蕙周文嗜不美之葅味過太牢魏明好椎鑿之聲清蹡絲竹則別有一種理外之心匪夷所思不可以尋常性情測也夫吾儒以孔子爲宗而子之衆惡必察于何處見于妻公冶長處見子之衆好必察于何處見于誅少正卯處見

長卿再弋○凡人作好作惡外又有一種非好

非惡之橫議如談字則曰祝允明豐南禺何嘗會搦筆談畫則曰沈石田唐六如何嘗會布景談詩文則曰李于鱗王元美何嘗會琢句此乃江湖習氣騷壇套頭以之嚇老實人者予髫時厭聞恒掩耳走而輕薄子纔效之不知其嚼過飯也

徐楚白先生評○世人耳長目短人好亦好人惡亦惡但患其轉不患其僻但患其順不患其

拂能僻能拂便是有力量人

謹慎說

漢武帝號知人謂霍光小心謹愼可屬大事而諸葛武侯亦云先帝知臣謹愼故臨終屬以大事也夫托孤寄命何等忠貞何等識力而一謹愼遂足以辦之可見要一謹愼之人舉世難得矣已而光輔昭立宣廢昌邑行伊周之事亮先後出師討賊五月渡盧深入不毛祁山六出歲無寧晷由斯以觀漢武昭烈俱雄才大畧之主

斷不取畏首畏尾之人認爲謹慎而二臣扶危定傾又不作畏首畏尾之事以冒謹慎之名則所謂謹慎者卽聖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旨而非壹于葸矣俗言彭祖觀井自縶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史稱石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此謹慎之象而非謹慎之義也必欲尋二臣謹慎處如霍光親送昌邑于藩邸孔明不用魏延子午谷之計之類是也

高論

徐楚白先生評○微服過宋何等謹慎𠂻𠂻一會而却萊兵三千特謹慎中之作用耳

黄聖孩先生評○高論可賞

簡傲說

陳元龍在淮海之間豪氣不除許汜遭亂過下邳見之無客主之禮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牀下以告劉玄德玄德曰君有國士之名四海橫流帝王失所而無救世之意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則臥百尺樓上臥君于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玄德此言乃是英雄本色觀此則玄德之傲

更甚于元龍矣他日草廬三顧以帝室之胄而下巖穴之布衣何謙光可掬也不抗節者不能折節世人概以謙爲美德傲爲浮氣而不知其媾合之機有不容岐者傳曰之其所傲惰而僻焉傲惰特不可僻耳安可少哉士大夫作許汜之見者何多而爲元龍之態以驚人爲玄德之言以悚人者百無一覯紛紛然求田問舍誰爲志于功名者乎

長卿再匕○世人誤認簡傲爲不美字眼而聖人思狂專取其簡又曰可也簡孔之取瑟而歌孟之隱几而臥皆傲也簡傲何不可之有自鄉愿媚世妄附于大易謙之旨壹意作繞指柔如是則凡乃言令色足恭者天與鬼神皆福之矣乃單成公視下言徐而叔向何以决其將死魯公受玉卑其容俯而子貢何以卜其先亡隨與亢皆疾也所謂滿盈者就志氣論非酬應也

春秋時狂狷之脉幾斬晉人風聲氣習差近狂狷柰後人各以中行自命而反目之爲怪僻不經嗟夫至于今求一眞鄉愿亦鮮矣物極則返安知無眞狂狷出而持世乎予更有說焉灌夫罵座今市棍酗酒者亦罵座陳元龍簡傲今墨吏貪婪者亦簡傲可啞也夫

眞似說

物有眞即有似碔砆混玉魚目混珠鍮石混金鷟鸑混鳳野馬混麟木蘭混桂奚醢混檀蛇床混蘼蕪芎藭混藁本薺苨混人參杜蘅混細辛敵木混門冬房葵混狼毒鉤吻混荇華拔楔混萆薢皆聖賢所謂似是而非者也似則難辨故孿子之相似者惟其母知之似則害眞故黎丘丈人惑似子者而殺其眞子瑯瑘巨伯惑似孫

者而殺其眞孫似則必至于敗露故蘇世長在陝州部內有犯法者世長自撻于都街血流痛楚而走觀者笑之夫天下事不索胡獲于嘗痛世人總此精神心力而不用以覓眞偏用以摹似宋人之楮葉似巧而實拙者也畫家藏拙不寫儀像而寫神僊鬼魅何者儀像難眞神僊鬼魅易似也眞則率其天然之趣而光景常新有動人于形骸之外者不脂不粉美人之眞也夫

差。舵。之。故。國。傾。不。移。不。履。帝。王。之。眞。也。虬。髯。愲。之。故。心。死。情。眞。則。石。可。化。魂。可。離。氣。眞。則。濤。可。迴。鏃。可。沒。怨。眞。則。酷暑而霜可降嚴寒而塚可靑也不知者以爲恠知者則以爲常而已矣。似者有是乎子性惡似而喜眞作眞似說

善利說

潘侍郎兊見程正叔程舉孟子孜孜善利二語爲問潘未繹其義曰此易解耳程曰亦知今之所謂善乃古之所謂利乎潘悅服下拜悟一生之非予有說于此近世僧道募化錢米啓建塔廟及齋壇經懺欲以漁獵襯施而遡當年建塔廟開齋壇經懺之本意實昇天超界度世伏魔近世好爲人師者期得館穀束修而究作師之

本旨實振鐸而發蒙以領袖來學羽翼斯文則今之所謂利庸非古之所謂善乎善利原一串事不得分拆而爲善爲利各有兩途不得合併今人既慕虛名又貪厚實善利襍出而僞君子且接踵矣予嘗有言非但善中襍不得一毫利即利中亦襍不得一毫善也

長卿再弋○袁中郎先生增三教爲五曰儒曰釋曰道曰賺曰愿減三教爲二曰何人不儒釋

道而襲其迹何人不躡愿而傳其神此皆憤世語也而予支離其說約之爲一致何也中情不遮則外貌亦不必愿欲傳其神自不得不襲其迹耳世人盡囿于一致之中而不能出而聞予此說佯詫曰是何言歟然未必無世味外人賞予此說者

卓夫病先生評○伊川塌麥人問市價乎抑減價也伊川答云市價所謂利中穊不得一毫善

也不襍善乃眞善也

聞子將先生評○三代時鄉舉里選故士多勉而爲愿今跅跑任達者不礙進取士何以愿爲但增一跖教而儒釋道多收拾去矣

善惡說

人但知善人難得而不知惡人更不易得古今以來聖君賢相自堯舜禹湯文武而遡之尚有黃帝神農伏羲等辟稷契皋陶伯益伊傅周召而外尚有風后牧力等臣而猶不足廣之以孔孟善人如此其多也惡人寥寥止桀紂而已弊之以幽厲氣力單薄意味淺淡那能如桀紂之暢滿乎故荀卿性惡之說不得不受屈于子輿

有趣

也昔人有云使文王不死其聖當不止此嗚呼使桀紂不死其凶暴豈止是哉可見善惡分量俱無涯聖賢必無顛迷之理凶暴間有悔悟之時惡人而化于善周處是也善人而轉于惡千百中不一二見焉予故曰善人易得惡人難到也

闇子將先生評〇齊襄隋廣尚不得爲惡人耶三代以上屈指桀紂若自秦以還桀紂尚無坐

位處且然亦非紂比也比干有子無子不可知

據皇甫謐則紂且剖比干妻覩其胎矣

安貧說

貧之難處尤莫難于婦人介推之母陳仲子之妻能安貧其天性也世之如蘇季子朱會稽之取擯于妻嫂者不少矣獨二子有激而以富貴自擅故傳耳乃北門詩人且曰室人交徧謫我則婦怨無終從古然矣假令衛之賢者如東門之綦縞食貧自樂何至仕暗君而甘升斗之祿鬱鬱不得志哉山巨源少孤家貧謂妻韓氏曰

恐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由此推之鮑宣梁鴻洵孤貞亦少君孟光之澹泊雅有以成之矣

長卿再弋○史載劉伯寵少而貧薄及歷武陵守貧尤甚嘗召左右將營子母忽見一鬼撫掌大笑遂止夫貧不知安爲鬼所笑世人只因命字看不透有許多謀求則知命乃安貧之秘訣也

徐楚白先生評○無怨貧所難而范史雲易之無驕富所易而石季倫難之代有升降類有貞黷即聖訓未可泥也

攘夷說

三代而下一統而最久者無如漢唐宋宋受夷狄之禍最慘橫于遼侵于金滅于元固天運使然亦宋之君臣禦失其道也蓋夷情如犬羊不可禮義化誨大創之使懼而遠竄斯有數世之寧先王知其然故舞于困壘之後惟歲時震耀其甲兵不聞其以賂爲覊縻也春秋重攘夷正恐其猾夏也而宋儒始亂之曰欵曰和漢武帝

命衛霍出師北伐匈奴雖費與勞得不償失而
匈奴漸弱誰弱之漢武弱之也唐太宗征突厥
有雪恥除寇之咏亦猶是意以故漢唐間有虜
患不甚大害求然乎哉宋儒目兩主爲窮黷以
本朝金繒行成爲得策寇準勉使者以許過三
十萬即斬之斬其所不必斬富弼爭獻納二字
爭其所不必爭此孩童所竊笑者而二名臣斤
斤以此見長畏葸之病入于膏肓虜日以富强

中國日以貧弱譬之萬丈之隄蟻穴浸灌一決而不可收也或曰周宣王六月興師以伐玁狁幽王卽無道乎猶其子也竟爲犬戎所弒何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無犂庭擣穴之威以寒其胆故再世而竊發而宋儒方深取之以爲去不窮追得禦夷之體夫周之宣王洵賢于漢唐之辟矣而謂禦戎得上策未也齊桓公救邢城衞而霸秦襄公小戎西征而霸皆戰也非賂也

宋以堂堂天室供貢四夷恃一切苟且之計以爲恒其不即亡者猶仁厚之遺乎

卓去病先生評○夷情怯而嫚一大創之即遠遁去見爲可擾則時見告矣不論我禦戎之体與盟言在耳也今諸邊實受此累而近法以搗巢爲生事有大禁坐令夷德無厭民生日蹙可慨也夫

積書說

先民有言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予欲改讀字爲賣字客駭之予曰近世子孫束書高閣飽蠹魚者即號守文之裔矣其他非殘闕于鼠即屋漏注焉或用以覆甕或用以粘筐或零落散佚村婦人竊爲線貼而癡孩子碎爲風輪以至糊窗牖拂塵埃無不取給于書其作廢紙賣者能幾其祖父千百金購而子孫獲半值欣

售者又能幾陶彭澤有五男兒都不好文墨況其下者乎于故曰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也客大笑絶倒

長卿再弋〇記誦之家昔人呼爲腹笥予以爲肉廚已耳何也凡讀書者上之資以經世次之資以立言僅取誇多已不足貴而況徒積乎徒積則虛有用于無用其子孫必不能讀以故蔡邕萬卷悉授于王粲粲子誅復散于宗人王輔

國輔國遂成名儒書可謂得所矣然當時積書之人一段苦心如蜂釀蜜爲人作甜予有說于此徒積者姑置弗論積而能讀者當用筆塗抹使不肖子孫難賣而吾精神流寄簡冊間異時知巳開卷相對亦暢事也

博物說

晉史載孔子履漢高帝斬蛇劍王莽頭咸御庫所珍藏忽燬于火此三物騰空飛去夫莽篡賊也祝融回祿之神何所賞鑒而收爲骨董孔子大聖漢高眞主其生平所用之物甘與戎首爲伍則履劍亦絕無靈氣矣吾還叩之博古者圯上老人之履延陵季子之劍智伯之頭並表表者也今安在哉甚矣史氏之誣也故夫卜騈牙

引此三物詰收藏賞鑒家何詞以對

于帝所者射覆之小術也識寶氣于豐城者占候之支見也若能辨乾德之鏡則有用之學眞可以備顧問矣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長卿再弋〇博物非如骨董家耳食射利者學古有獲以其緒餘旁及器具如劉原甫辨端硯之贋以天寶但稱載安得有年此時州改爲郡但有太守安得刺史乎而刻云天寶八年刺史李元書僞也其辨赫連勃勃龍雀刀辨漢條侯

玉印亦猶是意何天承見古冢上銅斗有柄而知爲新莽時物卜其爲甄邯墓此皆非空疎不學者可臆揣也然史多溢詞續博物志謂堯緝獮豸皮以爲帝帳嗟乎紂爲象箸去陶唐巳千有餘歲箕子猶且唏之當時茅茨土階安得有此博物者弗信無稽之言以資麈譚則得矣

序齒說

國朝鄒玄敬先生聽雨紀談謂士大夫居鄉宜博謙退名非我族類一概序齒爲不中禮禮一命齒于鄉再命齒于族三命則不齒于族又引藍田呂氏鄉約云非士類者不以齒可見序齒之說相延已久然此乃薄俗非厚道也序齒對序爵言鄉黨莫如齒對朝廷莫如爵言卽就宗廟中論豈燕毛也而姪之坐次遂超諸父上乎

士自與士序齒農自與農序齒商自與商序齒工自與工序齒斷不以鄉黨之故位商賈于縉紳之上如近時所云序齒之說也假令乞丐中有年長者士大夫屑與之揖讓乎是依然序服飾不序齒也又令伶優中有年長者士大夫屑與之周旋乎是依然序流品不序齒也而何以商賈偏序齒也昔人著錢神論呼錢爲家兄世無弟而敢先兄者則序齒固宜然儘有墨宦饒

家兄更倍于商賈者亦相率序齒兇矣哉士舉于鄉舉于公車乃有序齒錄青宮入辟雝乃行齒冑禮今以目不知書之銅臭居然與鄉先生獻酬已不雅矣又從而序齒不更怪乎或者有所利而媚之未可知也乃士大夫之無所利者亦假借焉豁闊走空之客匍匐宦門以射利者亦援銅臭例而序齒展轉顧忌求媚于鄉惟恐人說俗惟恐人說薄而不知喫鄉飲進鄉賢全

不係乎此也宋洛下耆英社司馬君實年未六十以狄兼謩故事得與是時君實執政已久爵德並尊彼此居鄉結社飲酒則以序齒爲便況君實所與序齒者文潞公富鄭公諸君子也若爵德不逮君實而一味謙退甘處于商賈之下以自納侮此何可令與皂見耶

長卿再弋○或問有一微匠年五十而室如懸磬自學校以至縉紳三十內者肯與之序齒乎

長卿曰否又問此徽匠未幾家累巨萬則向日所不屑序齒者今頓然序齒乎長卿曰然或問有一貂璫厮役橫剥民脂膏埒陶白年亦五十而士林中年四十九者肯與之序齒乎長卿曰然又問此役未幾貧甚衣履垢敝肘露纓絕面有菜色向日所驩與序齒者今序齒如故乎長卿曰否或問有人于此年踰知命位列鼎台而百萬財虜頹然耳順此時序齒乎不序齒乎長

卿曰否又問臧獲出姓挾貲數萬僕從冠服甚麗而年已髦期衣冠業與之序齒矣旣而居亭怒其太橫遷之宇下此衣冠人來至主所還見臧獲此時序齒乎不序齒乎長卿曰否或問聖人說富與貴世人勢利並趨子伸斯文而抑阿堵世人先崖異子矣長卿曰不然予惡其不情耳夫序齒二字從年歲生不從家產生可怪今人趨利逐富本一齷齪肚腸而文之以美名曰

鄉黨序齒厚道也若直截痛快衛家壼之龐訓爲禮文之隆殺雖不倣其何説之辭雖然商賈中有孝友可風而縉紳中有極無賴者不但上下床而已奚序齒之足云

蠶飲說

昔蘇舜欽石延年輩恣情杯酌其名有五夜不燃燭謂之鬼飲挽歌哭泣謂之了飲露頭圍坐謂之囚飲以藁自束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鱉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而好事者廣之云商辛爲酒池迴船糟丘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非牛飲乎阮步兵飲酒二斗舉聲一號非號飲乎畢吏部盜樽非偷飲乎劉伶跪祝而飲非跪飲乎

北齊高季式留司馬消難飲索二車輪主客各括其頸引滿相勸非枷飲乎胡母輔之輩閉室酣飲光逸脫衣露頭狗竇中大叫遂得入飲非狗飲乎以予論之蘇石五飲强立名目殊無義味而牛飲號飲偷飲跪飲枷飲狗飲各領其趣。最慘毒則王愷矣愷設燕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王敦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王導素不能飲勉强盡觴近

世飲酒無古人之趣亦無古人之惡但充量滿腹而已此與貯之瓶罍中何異所謂甕飲者耶

閔于將先生評○趣甚

四皓羽翼太子說

高帝創業中之魁然者也愛少子盡厥妃廢嫡立庶非其質矣帝蓋有隱慮焉慮天下非劉氏有而轉屬之他姓視人心所嚮謂何耳人心在太子則太子嗣人心在趙王如意則趙王如意嗣此情惟子房知之故曰未易口舌爭也帝非慮呂氏之危劉而繫心于戚氏也慮及此以帝之忍且斷鋤之不難呂后即悍婦乎纔欲易儲

而窘迫無計其不足以制高帝也明甚然則帝所慮者何天下初定沙中之偶語未息功臣之怨毒未消千秋萬歲後有天下者果劉氏子孫哉未可知也從古匹夫而有天下者惟有虞氏夏商周秦皆諸侯也五季之君盜賊夷虜緊率丐養子無所不有帝不及見但見已起家布衣儼然稱帝不能無疑方日夜憂繼體之弗類而何暇留情衽席為設迂儒以中生扶蘇之說進

如氷炭之不相入而且有害何也申生扶蘇失之懦帝正慮太子仁柔不已若而顧以此說乎留侯畫策微巧招帝所難致者四人帝喜出望外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蓋不意人心之繫屬太子如是也乃翁可無虞矣留侯因病發藥深中帝之膏肓令太子重于九鼎奇矣哉謀臣之苦心也古今人僉謂漢高帝輕士嫚駡手獨以爲不然其溺儒巾洗足見儒者皆僞也欲得眞

儒而以倨傲凌轢之態試之三代以下豪傑之作用也子房有儒者氣象帝遜謝以為不如叔孫通陸賈大儒未嘗不甄收也帝所罵且溺者可以罵可以溺之儒也不然留侯四皓之策胡以若射覆然帝語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若主矣此寬慰兒女子之言非真也夫帝何事不假丁公可斬雍齒可封太公將鼎烹泣變為笑淮陰欲王齊嗔變為喜而顧執迷

涊濈于戚夫人乎說者謂四皓非眞子又以爲不然四皓秦之隱君子也其伎倆未必高出子房何以子房遂不能致黃石赤松滄海君世評以爲鬼物然未有疑其誕者而四皓猶是人也翻疑子房之假設哉

卓去病先生評○高帝以天下初定人心未屬爲慮呂后不難擊斷戚姬不難割絕此窺英雄隻眼處宋人以四皓臣等皆願爲太子死語不

雅馴疑爲非眞不知高祖諸人顧利害不顧道理假如四皓當時作優游欵欵之說高祖嫚罵去矣若如此不過一斷樞腐水之見耳安能餐芝食氣以爲商山老也

黃聖孩先生評○高帝嘗手書示太子曰人有好牛馬尚惜况天下乎此帝意中事也帝欲去太子之仁柔以安天下而竟不去呂氏之淫妬以安戚姬帝不知有兒女子也鈎弋之誅雖云

鑒于人彘亦武之英敏酷類其祖而法漸微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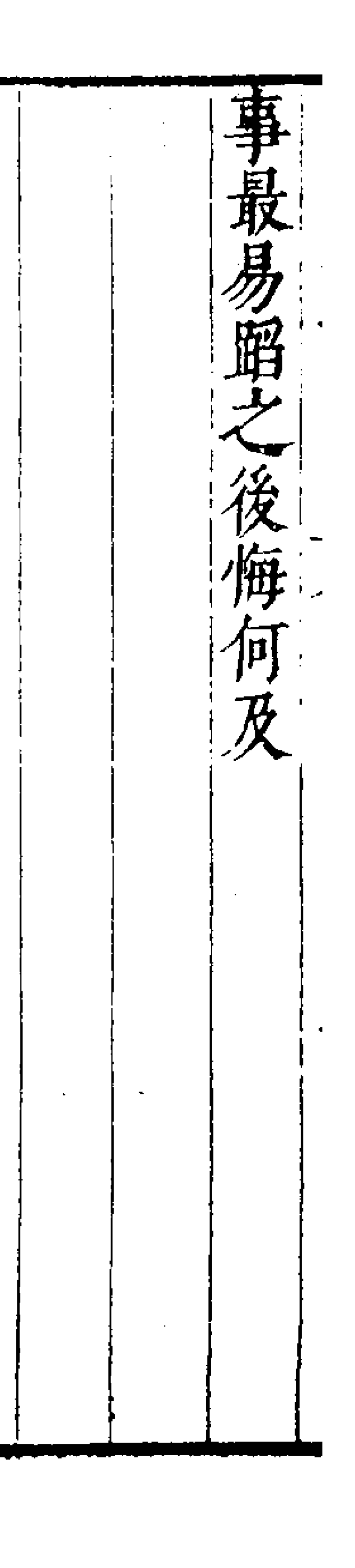
聞子將先生評○說得高祖心事出

徐楚白先生評○惠帝即死則羽翼劉氏者誰

或謂平勃交驩火德自王予謂呂后未殂諸呂未易平也使子房無赤松之遊則孝文早嗣呂后無稱制之理矣

仕宦當遵孔孟說

今人初釋褐作吏虛憍恃氣自負清廉動與上官齟齬此與孔氏之訓違孔子曰居下位而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又往往以後進凌先進齮齕一二死灰之鄉紳以自鳴其猛此與孟氏之訓違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夫諂媚纖趨醜行也而事上亦自有禮搏擊豪强美名也而處同袍亦自有體矜奮之士習氣用



事最易蹈之後悔何及

淮陰侯密于用間疎于設備說

吾何以知侯用間密而設備疎哉以伐趙知之侯與張耳引兵伐趙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欲以三萬精銳從間道絕其輜重深溝高壘毋與戰不旬日而兩將之頭可懸于麾下成安君迂濶類宋襄素稱義兵無事狙詐侯偵知左車計不用始決意下井陘傳餐之令下背水之陣成而漢赤幟且立于趙壁矣無何解廣武君縛

虛心問計夫侯用兵如神智不在廣武君下何服之深也是時豪傑並起侯借廣武君以示招徠即使其計果行侯必不墮廣武君陰謀秘畫擯棄不用而且令敵人窺其鼻息得以為應成安君不亡何待而侯用間之密豈他將所及哉可怪者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與耳尚不知也備敵人者自稱漢使如華元夜登子反之牀變生倉

卒何以備之予曰此千古之誤也漢王櫛沐風雨非深居稱朕者比三軍之士疇不識其面貌也者安得自稱漢使即如士庶之家賓客闖入臥内方舉家驚異而主人適有不知者哉何況軍門嚴肅奪符易將元帥顧不知也所謂不知者佯不知也苟知之而以大將體貌見漢王乎倨矣以人臣禮見漢王乎屈矣此兵法所不載而佯諉為不知此佯之權也漢王在所駕馭中

而陋儒反以駕馭之術歸漢王。又有謂侯故示之以疎者。甚則有負咎其疎者。負咎其疎非所論于侯之用兵。謂侯故示之以疎。在艮乎或然。侯未必有此遠識。謂漢王得駕馭之術。此狃于善將將之說。而不察焉者也。

黃聖孩先生評○總之韓信生平。備敵人甚密。備漢王甚疎。若使敵人爲華元之計。則必不能

入

沈無回先生評○佯不知一語足訂千古之訛獨怪侯既有此深識他日與齊論兵卻又曰臣多多益善鍾室之禍寔基於此蓋侯英雄人也無大利害以鎮之其頡閃躍立露其智出艮平下以此論并州云信非人臣之材而不能君也只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至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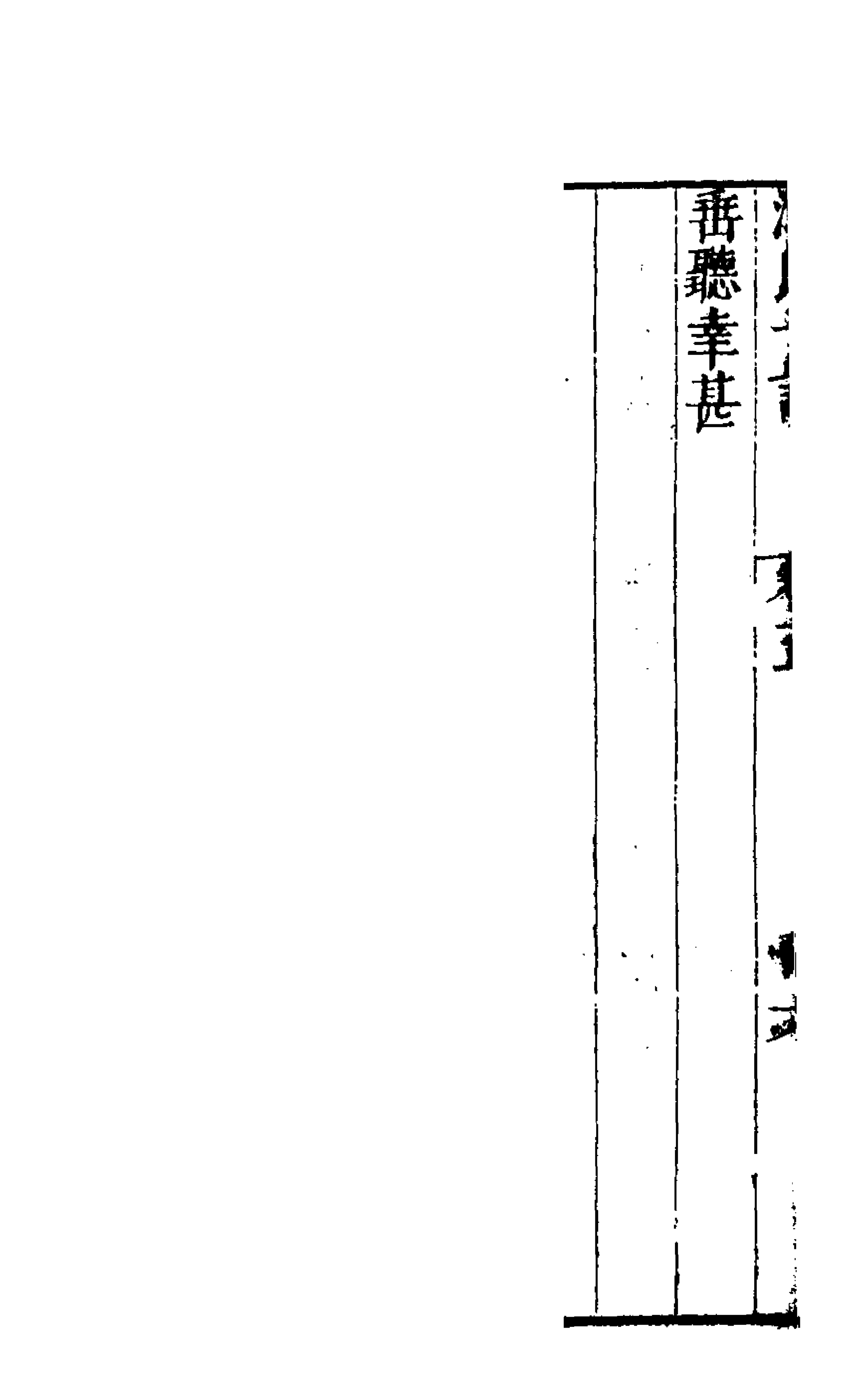
徐楚白先生評○信與耳尚不知也與一軍皆驚俱是太史公粧點語恐非實事

擬項羽遺韓信書

項羽聞龍且死大懼遣淮陰侯韓信書曰將軍棄楚歸漢視樂毅之捐燕歸趙何如哉毅與燕惠王有隙不得已而去將軍與寡人無間言寡人之側有人爲將軍先容如蕭何者必不令將軍掉臂至此雖然漢王豈眞知將軍者哉將軍爲漢破趙下齊亦既報其解推矣必欲愸然于故主之誼以結新驩竊爲將軍不取也且漢王

名爲濶達大度衷實刻飾方且聲寡人之罪爲義帝發喪而分羹之語凡爲人子者所不忍聞自親之不恤何有于將軍哉將軍之王齊果出自漢王意乎抑請而後得者乎漢王以有寡人在不敢不聽非其本心而將軍遂以爲漢王遇我厚愚矣況寡人勇畧蓋世身經七十餘戰未嘗敗北曩者鉅鹿之戰諸侯王所習知豈漢王所敢挑戰決雌雄者鴻門之會寡人生之滎陽

之圍寡人欲死之而乞憐于臣紀信獲免幸脫
又將軍所習知者顧望依彼以自振乎寡人之
剪滅漢王在旦夕如終風之蕩槁梧而將軍頻
爲之出死力于將軍未便寡人又聞蒯生以三
分鼎足之說說將軍此未必非良平畫策慮將
刻而活
軍二三其心陰以言試之者將軍自宜狐疑弗
聽而寡人剛直無他腸曾與將軍有一日之雅
敬布其區區之私豈概等爲貌言而忽之乎惟



垂聽幸甚

小說證贋

客有譚淮陰侯與西楚霸王戰者反覆諠譁剌剌不休予笑曰昔人讀爾雅不熟認彭蜞作蟹食之大儁子讀史漢不熟據街坊市井所傳小說便以爲是夫信何嘗與羽戰乎信聞羽至不引兵而東卽引兵而西蓋信之自計審矣信遇羽勝負俱有所不可信大將羽梟將也信舊臣羽故主也范少伯有言爲人臣者不可以加誅

于人主就他國論也況親委質焉者其操戈耶信苟運其奇謀羽不以其身爲龍且代乎是勝固不可也若以正合不以奇湜蹈宋襄之迂則曩將俛出胯下之懦夫而今頓與拔山扛鼎之雄喑啞叱咤千人自廢之傑爭匹夫之小勇如螳臂當轍必無倖免是負尤不可也避實擊虛兵家之妙此信之所以爲信也史稱子房多病未嘗獨將亦猶是意而說者謂爲將乃道家所

忌子房避之果爾則子房運籌帷幄中孰非爭城殺人之事而曰非我也兵也誰欺乎又謂子房欲逃封故稱病而辭將嗚呼沼吳者皆陶朱之力而扁舟自若也子房即功高遂不得從赤松子遊乎子房之意蓋不欲分諸將之功又自知非羽敵也羽以二十八騎潰重圍而出斬漢都尉僅亡其兩騎此何如鋒鍔而顧以狀若婦女之留侯輕試于一擲哉客聞之語塞不敢復

譁

沈無回先生評○子房以術合者也如人訟而延訟師訟勝而疑之恐其更謀巳也子房之托赤松消帝之疑也不然亦韓彭之續耳其平日稱病未嘗獨將亦此意葢微示以功名簡淡之意則它日脫屣不至驚駭此子房預設之局也曰曲逆何以不托曰平品汚帝不深忌之汚即平之三窟也智依局生艮平易地行之俱不是

土木不可竝論

議者輙云土木亡國引秦隋爲証乃秦隋自有致亡之道不專在土木也即以土木論土豈木比乎二世之阿房宮煬帝之迷樓結綺臨春望仙諸館築愁築怨亡不旋踵而長城拒胡萬世永賴開河渠以通舟楫灌溉之利亦萬世永賴夫寧直不厲民而已耶假令賢辟剏之則非常之原矣惟此舉出于秦隋而後世遂以爲殷鑒

皆耳食之言也。若秦隋能順取而順守。雖作阿房宮迷樓何傷哉。漢營未央宮。極其壯麗。何以不亡。觀此。則露臺惜費之見小矣。予更有說焉。夫魏之銅雀臺。與秦隋曾無差別。而成喪相反。人主可繹思矣。

沈無回先生評〇袁中郎遊靈巖記尾云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害霸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爲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何使

庫有湛盧之藏潮無鴟夷之賜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文人快論大都如是獨恐彼昏據爲口實不可救藥

以居官作佛事

凡貧賤人爲善難爲惡亦難何者勢不足以濟也富貴人爲善易爲惡亦易何者力足以遂其願也假令堯舜桀紂俱匹夫縱仁暴之極祇戚屬受之必不能遍被于鄉閭况國與天下乎近世宰官慕大雄之教輙脫冕齋居作老衲狀予竊笑之夫我等爲窮措大則無如之何耳幸而通籍綰符如應龍之乘風雲微霖大霈相時以

投枯槁咸待澤焉覩桔槔之取潤于江河者勞逸鉅細懸矣何必作區別見而謂仕宦非淨業乎其所着烏帽即毘盧冠也鞭笞即痛棒也呵怒即熱喝也見宄抑而隱之即是慈悲道場之死而致生之即是方便道場窘迫于上官而爲民受屈录其氣以奉之即是忍辱道場簿書錢穀晝夜不休無須臾之暇眞若世人爲兒孫作馬牛者即是精進道場飲氷之操終始不渝暮

夜之金不入即是清淨道場巨猾望之而斂跡無扞網干憲之奸即是降魔道場吾願士大夫以宰官身作佛事孔孟之眞脉其在兹乎佞佛之誚免矣

（此說千古真有利益）

開子將先生評〇快哉此眞菩薩行願也息壤在此矣

徐楚白先生評〇絕頂之論前此未有若居官時造成罪業雖棄官修行無益也

釋氏教孝說

孝爲百行之原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此儒家之論也孟子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墨與釋差相似而章句鄙儒遂移墨氏之罪漫加于釋彼于釋典曾未窺覩以意揣耳報恩經言生箇孩兒流出三斗三升凝血中陰經言閻浮提兒墮地飲母乳一百八十斛羅王經言受父母身體乳哺養育之恩或從地積珍寶上至

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釋氏教人以孝不能殫述而顧詆其無親甚至不孝于親造諸惡業而反向三寶懺悔者是三寶爲逋逃藪矣夫無心之過可懺也恃懺之足以消罪解冤而明知故蹈營謀逆者乞降以免君許我乎是又添一層罪案矣阿闍世王殺父雖向如來懺悔竟墮地獄得飽比丘膩毋雖曾往昔供佛終下阿鼻此罪之斷不容赦者也懺之何益王

彥偉以土袋壓親鬼移其袋反壓偉身河南女以蚯蚓養姑雷擊其頭化作白狗此何者非佛之顯靈而顧以無親詆哉

長卿再弋○張璞父死不葬璞死未幾子令發其墓取金帶抵罪陳彭年執政人號爲九尾野狐彭年死孫逵發其墓亦取金帶抵罪逆惡之報如印印沙毫不差忒

徐楚白先生評○近有辨報恩經爲僞造者夫

佛菩薩憫世之念何等眞切此經縱僞意則眞矣必喋喋焉白其爲誑與歐陽文忠辨繫辭之僞何異非沙門中學究哉根器最上人覽此當發一笑

聞子將先生評○塞住懺悔一途最是然亦自有說

除肉刑說

漢文帝除肉刑古今多其仁愛而後之君子如陳羣鍾繇等議欲復之其仁愛更甚何則炮烙之刑剏自紂而肉刑剏自皐陶舜用之三代因之舜德好生書所紀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孟所稱也文帝而反紂所爲則得反皐陶舜三代所爲獨何心歟先王以五刑弼五教復設詳刑之官以防其淫雖禹泣罪湯解網文掩骸仁愛立

千古之極。而不廢肉刑。稔知其不可廢也。文帝崇尚黃老一切姑息之政不止于除肉刑而肉刑之除世儒卒無非之者不過謂其慘耳。若就二氏之敎論笞杖亦慘不但肉刑。有人于此建議自今大辟悉停罷不行則舉朝羣起而爭矣。夫大辟非肉刑中之最慘者乎。大辟不除而肉刑獨除則下愚巧爲規避僅不蹈誅戮之條足矣其他細微可扞網者何憚而不爲法輕易犯

階厲無窮此之謂不忍人之心非不忍人之政也或曰死則死耳罪不至死而肉刑貽終身之玷絶自新之路不殊可矜乎予曰攺生于悔下愚無悔性漏網之姦骫法特甚先王知其然刑期無刑殺期止殺原以創懲天下非爲伏辜者地也若罰不當罪則宫之後不失爲巷伯刖之後不失爲卞和矐目之後不失爲高漸離若罰當其罪則自有士師以來遭刑而晩蓋㵟然潔

已者有幾姓名不識于史傳我未之前聞也近世有盜賊逋于囹圄而祝髮爲僧或儼然衣冠以托于士流者無從區別據愚見剌字當于兩頰并復古髡法則朝逋而夕可擒彼知其必擒也亦自不敢萌逋念矣

長卿再弋○高秘書有言皐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旨哉斯言予遡之

虞五臣禹稷契益後世子孫皆崛起在此位而臯陶獨否刑官無後之説信矣孝文之除肉刑亦未爲無見云

閒子將先生評〇下愚無悔性此下愚之習也常開悔之一路以待人此聖王之心也

革除比丘尼說

沙門謂狗有佛性雜聞經而化爲曇翼祖師則是靈蠢同歸曾無差別而世尊獨謂婦人不可度阿難度之爲比丘尼夫佛者西方之聖人與孔老並列爲三教不假于時王之表章而令人尊敬奉持其法何可滅耶比丘尼則似可已也比丘持戒二百五十而比丘尼倍之其艱于證果可知予嘗見東南之俗老媼祝髮爲尼民家

少婦因祝髮爲弟子惡闍黎居然往來以爲常而人不敢詰何也彼城社于富貴之家漁其襯施又號于人曰某豪有力者檀越我某巨室供養我世豈皆靑盲避世之客白晝與籌之人乃身頂冠紳而爲惡闍黎護法可笑也（極佞俐人專惑溺于此）雖端人正士欲甘心焉而莫敢誰何蓋投鼠忌器亂天下瓜履之嫌者此也屏此一途則僧俗男女井然有別即欲宣淫于形迹有所未便譬渡者無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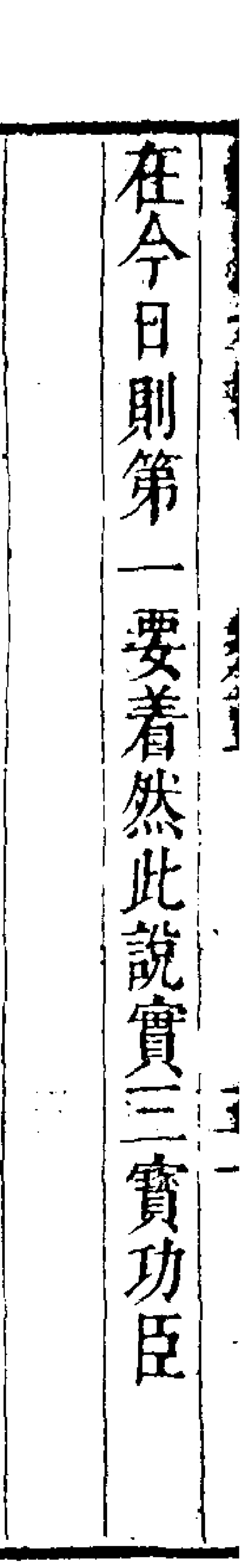
而望洋之人絕彼岸之念如此則風俗正矣狄梁公毀淫祠王荊公譏寺刹概斥三寶故其法暫施而難繼據愚見莫若專斥夷比丘尼而毀其菴宇擣淫僧之巢穴實所以衞三寶也或曰今天下比丘尼以萬億計一朝鋤之置于何所予曰古有尼配僧之說近于謔非政體也莫若妻諸戍者借以寬民力而不費縣官之錙銖眞良法哉在位君子採予說而行之移牒兩畿各

省州縣自國初至今比丘尼所犯淫戒案牘累為一編永杜其害即有靈照之徒現身示異斷不爲其所撼惑也三寶幸甚世教幸甚

長卿再弌○或云佛制四衆弟子使尼決當華則佛世先應缺此一衆矣予曰奉法弟子增一衆也不妨破法弟子滅一衆也不妨所謂四衆者即無四相之說不可執也冉求聚歛孔子曰非吾徒也四科中不缺一乎或云僧多破佛法

道多破老子法士多破孔孟法若淮華除尼法行之恐都無立脚處也予曰傳奕議除僧故其說不行予欲除尼三寶中但有佛法僧無尼也無尼于淫僧誠不便而于三寶則便若謂尼中亦有善良則娼妓中亦豈無節俠乎望一二于千萬非通論也

徐楚白先生評○以尼配僧大亂之道唯以尼妻譎戍則祝髮者且將還俗而世無比丘尼矣



在今日則第一要着然此說實三寶功臣

戒溺女說

吳隱之將嫁女謝石奴知其貧潔令使者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一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近世有溺女之俗江南尤甚推其隱情不過慮粧貲艱于措置耳夫與其欲從厚而殺之不如姑從薄而生之吳隱之之嫁女可師也且無論果報之說可畏即如緹縈以尺牘洗父寃楊太眞既貴當年有生男弗喜女弗悲君

今看女作門楣之謡緩急榮枯爾有所賴則女亦何可溺也世情愛子特甚于女不知堯于娥皇女英較丹朱何如耶

聞子將先生評○此風最惡每欲徧搜其中因果彙爲一刻以警羣愚倘得居民上者嚴爲禁止眞一吉祥善事也近世甚有并溺男者此風在衣冠中亦有之長公與朱鄂州書當熟玩

庸醫殺人說

予客長安最久而良醫絕少因思京師一切仰給四方四方之百物美者鶩集于京師以逐利惟良醫必不可致何也郡縣中有一二良醫以供桑梓之用猶日不暇給間裹糧而走百里之外即憚煩稱苦況肯萬里往來于京師哉其至京師者皆藥囊作鼠穴之庸醫也鎮日無聊慫命慫運遠征爲糊口計其藥詎可服耶士大夫

在京師不死于病而死于藥者十之八九可畏哉必不得已而延醫當灼知其來京之故或避地而非糊口則可矣諺曰秀才學醫如菜作虀子謂好秀才學醫則爲良醫爲名醫爲時醫低秀才學醫只成就得一个庸醫而已凡物以本質爲主麄惡之溺器千百年後斷不作骨董賣也若云資有近有不近則醫以聰明用者也夫人總此聰明而行文庸者行醫亦庸若云庸醫

力量縱不能治病亦不能殺人則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者何說哉事可擾人亦可殺貧賤之人何業不可糊口而偏以人命爲嘗試其情誠可痛恨彼徒以舌之諛補其技之庸而又以謗良醫之惡口參其舌之諛士大夫樂其諛憐其窮而妄發薦牘則殺人之業彼獨當乎我分受乎予不惜犯庸醫之忌以全活多人蓋好生之意也

徐楚白先生評○好秀才斷不學醫比之萊又比之薤正譏其庸陋非美辭也

聞子將先生評○余謂好秀才作醫尤是險事蓋學問聰明盡是殺人利器也

夜燭達旦說

俗儒有言夜燭達旦雲長之大節也夫人苟非下愚必不冐瀆倫之罪雲長萬古人傑而以區區別嫌明微旌之辟如頌孔子而美其能不攫金也陋矣哉當時雲長奉二嫂陷于操賊欲死不得欲去不得操猾虜也陽尊其義俠以收延攬之名安知不陰忌備而思爲剪翼計乎夜燭達旦防不虞也鉏麑荆卿之流萬一來發須有

以制之矣雖然中材求白于心而英雄務白于
迹則夜燭達旦亦禮也夫

卓去病先生評○漢壽千古偉人豈以此爲節
乎予嘗有云秉燭達旦公之小節誅顏報魏公
之苦心

徐楚白先生評○以防不虞立論千年暗室一
燈照破

關眞君鹽池顯赫

吳越燕齊閒煑海爲塩滇則有黑白塩井而晉則爲塩池在解州宋眞宗朝解池塩涸以蚩尤作祟故解舊有黄帝蚩尤二廟解民新黄帝廟壯麗逾常不及蚩尤蚩尤怒而不平池塩頓涸魚鱉蝦蛆鰍鱔之類化爲人妖白晝擾民婦子無寧晷眞宗患之時眞宗崇道教晉中士大夫獻策臣之鄉有漢將軍關羽者正神也庶可以

治蚩尤眞宗敕方士以符呪召眞君眞君現相于丹陛之下問陛下何以命臣眞宗大驚且告之故眞君曰無難但臣久不試于兵華李儁馬疲不堪用矣願陛下賜臣馬李五千擊之眞宗曰幽明境隔人神不相爲用柰何眞君曰陛下親書御札焚以賜臣足矣眞宗許之眞君受詔而去時方酷暑耘者忽仆于田販者忽仆于市馬仆于廄天地晦𡨋風霾薄空中聞鉦鼓格

鬪之聲凡七晝夜而始清朗鹽池盡血魚鱉蝦蛆鰍鱔之類盡腰斬于池無何滌以大雨鹽池如故所什人馬屍腐而不還者十之二三眞宗降詔褒封以旌其績晉中孝廉葉則如爲予言其畧如此葉諱震生予同社友也聞喜人與解州密邇所傳聞當不謬嗟夫史稱蚩尤能作大霧數十里迷黃帝之軍使不相見黃帝受符于西王母乃克殲之涿鹿關眞君加黃帝一等矣

轟轟乎忠義之正氣邪烏得而勝之今

上御極之四十三年

詔封眞君爲三界伏魔大帝四方惑之說人人

殊予述舊聞以曉愚俗云

鸞乩紀異

近世召神仙者以桃木爲鸞乩命童子扶之隨符而降其術多僞即有降者乃靈鬼非神仙也一人于乩上召得漢將軍雲長關聖降旁有少年戲之曰武夫亦能詩乎曰能汝命題來少年偶見桃瓣繫于蛛網之上即以爲題關咏七言絕句一首末云蜘蛛爲愛春光好繞住殘紅不放飛咏畢曰汝和韻少年不能和以鸞乩撲之

而艷明神之不可侮如此此唐詩有螻蟻也知春色好倒拖桃片上宮墻之句由此觀之漢人亦摹唐也永清友人武君維藩爲予言神仙之事曾召得盧生有七言律二首予不能悉記武乃侍御公後爲諸生恂恂長者不作誑語予篤信之因知古所傳邯鄲夢乃實有是盧生非寓言以醒世也

僧褸紀異

予鄉獨山剎名普濟其闍黎畏豬飼蠶爲業飲酒近婦人爲生與兩峯三笠不異壬寅歲予厭城市酬應覓書室于鄉憇普濟寺之享堂其開空無人處也四望山田錯列松聲鳥語雜以牧唱令人神開每旦諸大小闍黎各問安否予始以爲情欵既而疑之有土著張茂才書紳來顧亦問安否予詰其故張言此地鬼之窟宅寺僧

不敢居而以公之讀書者曩時不佞偕友李其曾托宿焉李尚未遊庠也諸鬼登樓弄李自榻擲之地復自地升之榻俄而愾然嘆息或曳履或開窗會無寧夜而君家半月以來處之晏如誠可駭愕張別去予笑其說之誕因急欲得鬼情狀且謔且挑之初昏時灶間盆盂釜鐺之器丁丁有聲屋上響如爆竹予靜俟杳無所見子弟臧獲咸失色頃聞墻外石門大開予曰聞其

開必不開也臧獲五六人携燈下瞰門果不開從此擾擾不寧屐聲人梯至二級必不能上上而復下下而復上自初昏至五鼓乃絶如是者三四夜予曰再如是當用符呪治之否則為汝作佛事懺之從此安静如故後予風塵長安者十年因循而未之懺蓋至今失信于鬼云或問鬼果有乎予曰三教聖人皆曰有安得無世間有此字遂有此物凡神仙佛皆然何獨鬼耶蒼

頡造字天雨粟馬生角鬼夜哭則鬼之從來久
矣稽中散見鬼于燈下阮德如見鬼于厠中猶
曰幻也若范文正豈誑耶

夢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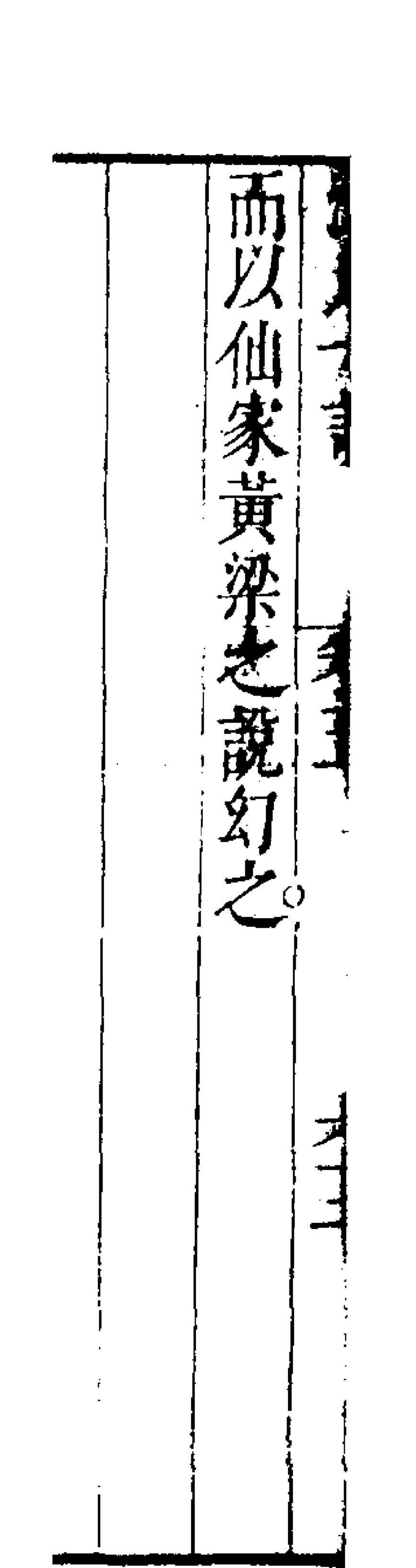
高宗夢傅説文王夢呂望爲思賢也孔子夢周公爲行道也他年夢奠于兩楹之間則道窮矣而莊周且栩栩然夢爲蝴蝶焉於陵仲子夢葵以表廉俱各從其志也○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其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晉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子犯曰吉楚子玉爲瓊

弁玉纓夢河神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弗致
也兵敗及連穀而死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
止于鄜衍遂爲鄜畤衞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
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鄭文公妾燕姞夢天
使與巳蘭曰余而祖伯儵也以是爲而子旣而
文公御之生穆公名蘭魏顆與秦戰見老人結
艸以亢杜回獲之夜夢曰爾用先人治命不以
余女殉葬余是以報晉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

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公疾
又夢二豎曰彼良醫也懼傷我居肓之上膏之
下若我何醫緩至曰疾不可爲也肓之上膏之
下藥不至焉呂錡夢射月中之及戰射楚共王
中目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爲瓊
瑰盈其懷從而歌之還自鄭至于貍脤曰余懼
死不敢占也今三年矣言之至莫而卒中行獻
子夢與晉厲公戰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跪而

藏之奉之以走巫曰主必死若有事東方則可以逞遂伐齊鄭人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立其後以撫之乃止吳王夫差夢犬嘷南嘷北流水湯湯入吾殿堂竟死于越其他以情感者如楚襄王夢巫女于陽臺之上漢文帝夢黃頭郎引之而升有鄧通之寵以象告者如唐武曌夢鸚鵡兩翼

皆折悔而召還二子諸如此類不可縷指要之斯千有熊羆虺蛇之夢無羊有衆魚旐旟之夢夢自昔然矣夢有因因生于想夢有兆兆屬于幾即聖人所謂動乎四體者也草木子專言想與因而不及兆釋經言兆而兼以四大偏增舊識尋遊無明熏習其旨更備若云至人無夢莫至于孔子若云愚人無夢莫愚于牧人而夢各有據學者毋謂人生大夢夢之中又占其夢也



而以仙家黃粱之說幻之。

夢與數符

歲癸卯予應試北雍夢拜于彝倫堂之堺下有青衣人從耳邊語曰汝須書一山字方可出監予從地連書二山字戲之覺來未解壬子秋入場籤乃出字號也果得榆枋小決夢徵之異若此苟非有定數宰之夢神卽欲預以象告安知其不爽耶君平淳風數學甲千古其奇中宜也至于檇里子葬渭南曰百歲後當有天子宮夾

吾墓已而漢高帝營長樂宮在其東營未央宮在其西夫樗里子卒于秦昭王之七年至漢高帝營建時百有三載此時朕兆無倪而知來者明若射覆又何奇也予因憂而推本于數以澹世人遂擅之念且俾未遇之士需其自至勿躁于進取焉

與天爲徒

太史公列呂后于本紀唐史因之武后亦列本紀以女主王天下自炮媧始後世習聞呂武之事相傳上古有女媧氏不甚駭至鍊石補天斷鼇立極則以爲荒忽難諶然上古所不經見者甚多豈盡誣耶拘儒有六合內外不論不議之說夫儒者所學何事可置不問耶以予觀之不盡信則可盡不信則不可不盡信者如尚書舜

流共工于幽州而他書云共工與祝融戰敗頭觸不周山而死地東南傾之類是也介信不信之間而存疑者上射十烏竊藥奔月之類是也至于玄女降符以殲蚩尤則必有之事矣蓋上古之世民神雜擾至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至黃帝時民神方始異業則上古之人與天爲徒天而可以人意測乎歷觀上古之人其生不偶庖犧之母華胥

感虹于華渚而生庖犧軒轅之母附寶感電于祁野而生軒轅炎帝之母安登感神于華陽而生炎帝顓頊之母淖子感揺光于幽防而生顓頊高辛之母裒履大跡而傷生高辛堯之母慶都感赤帝于三河而生堯詩不云乎簡狄以玄鳥生契姜嫄以履武生稷先王且弗諸經焉以示後世若非契稷降生之異則自庖犧而下其發祥受孕之竒感以爲誕妄矣拘儒信經疑史

故以錬石斷鼇爲必無之事而不知聖人所不知正此類也聖不可知名之曰神神而不可知則天矣拘儒必欲以人而測天豈聰明出神聖上哉

卓去病先生評○煉石之說儒者吐棄不道㓜寧以媧氏與天爲徒不可思議固是理論近有大西人入中國言天體如水晶堅確不動蓋陽氣凝精使然也果如水晶便有補理西人眞實

必無妄言幼宰可謂上契千古下準四海矣

沈無回先生評○上古之世民神雜擾一語幼宰真具千古之目